

我看羅姆人與華人

唐緻靈



當我跟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分享神給我對羅姆人的負擔時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問：他們究竟是甚麼人？屬於哪一國的？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嗎？

的確，我們對一般常稱吉普賽人的羅姆人認識不多，甚至不知道原來除了歐洲，也有不少羅姆人居住在南北美洲、非洲、澳大利亞，也有些住在中國、新加坡。我們所知的，可能是從電影、小說中來的印象，也可能是媒體的報導。事實上，不僅是華人對羅姆人認識不多，歐洲當地人似乎亦然。

在是次旅途上，我分別跟德國和意大利的朋友分享是次到歐洲的目的，就是要多了解羅姆人，並且要向他們傳福音。他們第一個反應是愕然，繼而會吸一口氣，然後說：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再而他們會有點不好意思地告訴我，他們曾遇見過的羅姆人是怎樣的：或是形象負面，如偷竊、不衛生或非法佔據公眾地方群居；或是印象模糊，只是小時候曾經遇上的同校同學，離校後再沒有接觸，總體只記得羅姆人與他們不相往來。

是次跟隨大使命中心到塞爾維亞和匈牙利，當地的牧師帶我們去認識的羅姆人，沒有電影中的大

蓬車或特別的民族服飾，更沒有小說中的水晶球，看見的是一張張好奇、友善的臉孔和平實、乾淨的打扮。當王牧師和陳會長在教會向羅姆人弟兄姊妹分享，

表示我們欠了羅姆人福音的債時，他們的眼睛都發亮似的，對我們的目光更為親切，彷彿從來沒有人對他們說過和善的說話、祝福的說話、有盼望的說話。



一個身份成疑的族群

羅姆人(一般稱吉普賽人)的出處長期被誤會，有以為他們是從埃及來的，有以為他們是奧圖曼帝國派到歐洲的間諜……事實是，他們來自印度北部一個族群，大概是東羅馬帝國時期被土耳其軍隊半推半就地帶到歐洲的。在歐洲的最初數百年，他們被當作奴隸看待，部分更被「主人」禁止說自

己的語言。奴隸制度解放後，他們繼續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以外，同時他們也為了保護自己而鮮與外人接觸。因此，羅姆人的文化、生活對外人而言更加神秘，彼此的誤解日益加深。在希特勒時期，除了猶太人以外，羅姆人也是被主要屠殺的對象。更可悲的是，由於羅姆人在歐洲長期被歧視、排斥、漠視，他們在二次大戰時的悲慘遭遇也甚少被提及，甚至被認為是無關痛癢，最終也缺乏代表去為他們爭取在二次大戰後的賠償或道歉。

教育/就業的不平等

或許你會奇怪，百多年前也有不少華人被迫離鄉別井，越洋到異地做苦工，艱辛地捱過了一代或兩代，生活都能改善過來，在異鄉的社會地位也逐步提升，何以在歐洲已數百年的羅姆人不能如此呢？一位塞爾維亞的牧師說道：「不同之處在於羅姆人普遍的自我形象低落。當你問羅姆人孩童的志願是甚麼時，你不會聽到醫生、律師這類職業，而是當清潔工、在垃圾中找可以變賣的東西，甚至只求有工作糊口而已。」

一位在塞爾維亞長大的羅姆人牧者表示，知道自己小時候在學校裏是被歧視的。老師會故意給他們打較低的分數，又在言語上打擊他們，告訴他們不夠其他當地小朋友聰明；事實上，羅姆人普遍的教育水平低，父母難以在兒女入學前給他們一些適合的學習，入學後也不一定能協助兒女功課的學



習，名副其實的「輸在起跑線」。如此一來，學習追不上，又得不到支援，更得不到鼓勵或肯定，自然會失去學習的興趣，而父母也不會特別看重子女的學業，因此在塞爾維亞，每100名羅姆人學童中，只有3至4位能完成小學，能完成中學的更少。

至於就業機會，由於當地人對羅姆人有不同程度的抗拒或排斥，縱使政府給願意僱用羅姆人的僱主一些特別的補貼，僱主一般也不願意聘請羅姆人，恐怕不受顧客們歡迎，影響生意。羅姆人眼見自己就算有較高的學歷或技能，僱主依然選擇比他們能力差的當地人，難免會灰心沮喪，惟有消極地認命。他們的生命被一份無力感重重壓制著，活在一個沒有盼望的環境中，一代接一代地被自我形象低、教育水平低、就業率低這個惡性循環所轄制。

生活環境

有人以為羅姆人喜歡過流徙的生活，也有人以為他們不喜歡潔淨，習慣了骯髒的生活。據悉，羅姆人中的確有某個支派會駕著大蓬車四處走，可能在羅馬尼亞和英國看到他們的蹤影；然而，其他大部分羅姆人都跟你我一樣，希望可以定居下來，安居樂業。

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，早前政府希望為一些本來群居在大溝渠的羅姆人提供公共房屋，好使他們能遷離衛生條件惡劣的環境。怎料，此舉惹來那公共房屋的住戶及附近居民的不滿，上街示威抗議之餘，更有人揚言要幹掉所有羅姆人！

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，由於當地人投訴群居在市中心大溝渠的羅姆人影響市容，政府遂將他們趕走，卻沒有給他們任何安置計劃——他們只好另覓住處，最終輾轉走到一條公路旁居住。同一地區，一位羅姆人父親為了讓兒女有個居所，花費了畢生積蓄去買一個破爛不堪、有如危樓的單位，十多平方米的空間住了一家五口，要與其他同層十來戶人共用衛生間，煮飯也要在家門和狹窄的公眾走廊之間進行。



三地羅姆人事工的提醒

若問，歐洲的羅姆人最需要甚麼？需要福音是肯定的，但作為教會，作為基督徒，我們如何讓羅姆人看見福音的真實，讓他們具體地看到神的愛呢？參考匈牙利、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三國對羅姆人的事工，也許會有些啟示：

接納、信任和建立：十多年前，一位塞爾維亞的牧師願意開放教會，讓羅姆人到來聚會，並且積極裝備羅姆信徒當領袖，再差派他們到國內其他地區建立教會。由羅姆人牧養自己的群體，不但傳福音時有說服力，更讓其他羅姆人看見自己也有成為領袖的可能，神蹟奇事因而相繼在他們的教會中發生了。生活上，教會也願意提供小型貸款，協助羅姆人作買賣時的周轉。

投放資源照顧全人需要：匈牙利政府每年撥款予有教會背景的機構，由這些機構為羅姆人及其他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，包括教育服務、社區服務、



職業培訓及羅姆人族群的研究工作等，最重要的是容許機構以建立小組教會的形式，去引導羅姆人在生活上作出合適的選擇，改變某些陋習及照顧他們靈性上的需要，幫助他們成為社會上有貢獻的一員。

真心的關懷：在阿爾巴尼亞，不少國際差會都有羅姆人事工，有為他們向政府爭取合理權益的，也有為他們提供教育的。他們不約而同的提醒：不要將羅姆人或他們群居的狀況當作「景點」，因為曾有團體，為了在他們當中進行採訪和拍攝，對他們輕易作出不少承諾卻沒有兌現。對羅姆人而言，這不單是改善生活的希望落空，更會感到被利用；這些情感上的傷害，使他們以後更不願意與外界接觸。

華人教會的特別作用

如果有羅姆人來到你的教會，希望認識耶穌，你會怎樣？接待他還是拒絕他？在塞爾維亞，好幾個羅姆人教會都向我們表示當地有華人，但礙於語言不通，不知道可以如何向這些華人傳福音，所以向我們取了好些中文福音單張，希望日後有機會分發給自己地區的華人。他們切切地行出「愛你的鄰舍」，華人應有怎樣的表示呢？

由於歷史的因素，羅姆人對歐洲本土的牧者或許存有戒心；相反的，華人在歐洲與羅姆人同為異鄉客，彼此的經歷會容易引起較大的共鳴。雖然兩個族群都有自己的傳統和文化特色，但相同的也不少，例如大家的家庭觀念都重，同在異鄉求存，也許華人教會能發揮特別的作用，以下是一些反思：

放下歧見，伸出友誼之手

有在匈牙利定居多年的華人弟兄姊妹坦言很難接受羅姆人這



到可笑，甚至是憤怒，或許這也是羅姆人被誤解時的感受。我們是否願意先除去心中對羅姆人這個族群的標籤，以神的眼光、耶穌基督的愛重新去認識、了解他們呢？惟有我們真心地視羅姆人同為神寶貴的兒女，願意視他們為弟兄姊妹，我們才真正將神愛世人的訊息傳遞開去。

代禱和祝福

個族群，因為他們有時會到華人開的店裏偷東西。雖然我們知道這是事實，但我們是否因過去在這個族群中吃過虧，或一些不愉快的經歷就以有色眼鏡去看所有的羅姆人，認為他們不配認識耶穌，甚至不願意將福音傳給他們呢？況且，那些偷竊的人不少都因為生活迫人才出此下策。據當地的華人說，當羅姆人領取到每月的生活津貼後，他們也會很高興地到店裏付款購物的。試想想，如果那小偷是華人，當他失手就擒時向你求情，說他不忍一家老少捱餓才偷東西，你可能會願意聽他的解釋，放他一馬，甚至同情他的處境而主動去幫助他，因為大家是同胞嘛！若那是羅姆人，我們會否狠狠地罵他「賊性難改」呢？耶穌說「憐恤人的人有福了」，我們能否將之狹義地改為憐恤「自己人」、憐恤「我認為值得被憐恤的人」呢？一位弟兄回應說，下次羅姆人再到他的店，也會給他一份福音單張。另一位姊妹說，若再抓住偷竊的羅姆人，不會再打她了。我為此而感謝神！

重新認識

不少偏見和歧視源於對事實的誤解，或只道聽途說以偏蓋全去標籤整個族群。今天，在外地時仍有人會問我是否吃貓？因為他聽說華人愛吃貓也愛吃狗。如果你對於被人問及以上的問題時感

當我們除去誤解，放下成見，真心地關顧羅姆人，就會明白他們的困境和需要，為他們的代禱和對他們的祝福也會更加貼切。如果華人教會能夠從今天起，也將羅姆人放在未得之民之列，切切地為這個族群提名禱告，這個代求必定會更有力！惟有教會領袖先將羅姆人的名字放在會眾眼目的範圍，讓更多弟兄姊妹意識到羅姆人的存在，以及彼此互為肢體的關係，才會願意對他們有更深的認識，日後才會願意將神所祝福我們的分出去祝福羅姆人，包括金錢、時間、經驗和工人。

正如一位參與服侍羅姆人的塞爾維亞牧師說，最重要學習的言語就是愛。今天，神聽見羅姆人的哀哭，讓華人牧者看見神要在羅姆人中工作，羅姆人數百年來所缺乏和渴望的愛，能否透過祂的信徒，就是你和我的身上得到呢？作為教會領袖，可以如何有智慧、有策略地讓會眾一步步地明白神的旨意、參與神的計劃，會眾又可以如何預備自己去配合教會行出神的心意呢？

神愛世人，我深信更多奇妙和美好的事要發生在羅姆人身上。你願意的話，也可以參與其中。

（作者曾隨大使命中心同工在去年11月探望東歐羅姆人教會及社區，現正接受宣教裝備。）